



炎炎者烈火
营营者小蝇
火不热真玉
蝇不点清冰

白居易《反鲍明远白头吟》

赤地

秦文虎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赤 地

秦文虎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赤地 / 秦文虎著.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0696-377-4

I. 赤... II. 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8030号

赤 地

秦文虎 / 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天津市宝坻区第十印刷厂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22.5 字数350千字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96-377-4

定价: 36.80元

炎炎者烈火，
营营者小蝇。
火不热真玉，
蝇不点清冰。

(唐)白居易《反鲍明远白头吟》

雄奇壮美的鸡足山，雪白的云雾飘浮在山峰之间。险峻的山路在山谷上下蜿蜒，一直盘旋到云端。从山顶向下俯望，溪水像一条弯曲的银链，缠绕在谷底。

林间小路上，一辆绿色破旧吉普车颠簸行进，像甲壳虫般在山里爬行。新任鹤丽县县委书记的佟笑冬身穿蓝布干部服，坐在车里。汽车沿着山路向鹤丽县城驶去。

司机王进长得健壮英俊，是个爱说爱笑的小伙子，他像向导似的向佟笑冬滔滔不绝地介绍鸡足山秀丽的风光景色和鹤丽古城的风土人情。

“佟书记，鹤丽虽然地处僻远的滇北，它可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西汉到唐初这里是叶榆县，南诏时期建郡，到明朝洪武年间设立鹤丽府，清朝乾隆三十五年撤府建州，民国二年改州为县，1949年7月1日鹤丽解放，属丽江专区。鹤丽东靠金沙江，南临鸡坪关，西连马耳山，北望玉龙雪峰……”

佟笑冬感兴趣地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细细打量这个知识广博的热情的小司机。

山上传来男声高亢浑圆的陕北信天游的歌声：

“千里雷声万里的闪，
知心的人儿不见面。
千石板栽葱扎不下根，
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

这歌声高高扬起，高音直撞到山顶的白云；又跌落下来，像山水般跌进幽深谷底，转过一道山梁，又一道山梁，回回旋旋，跌跌宕宕，极尽曲折

委婉之能事。熟悉的信天游勾起佟笑冬二十年前延安生活刻骨铭心的回忆，心中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复杂感情，他困惑不解地问：

“小王，云南大山里怎么有人唱陕北信天游？”

“哦，是‘山神爷’唱的。”

“山神爷？你们这儿真有山神？”

“不，不是真的神仙，是个瘸老头，这儿的社员都叫他‘山神爷’。”

“瘸老头是谁？”

“就是住在山上的一个怪老头。听说年轻时从山上掉下来摔折了腿……对了，他还去过延安呢，要不然信天游唱得这么好！这个孤老头子心眼儿好，在这一带常常做好事，帮助困难社员。”

佟笑冬的思绪像天边翻飞的云絮，飘忽不定。从延安来的怪老头使他想入非非，坠入浪漫离奇的五彩云雾之中。

汽车开上险峻的窄窄的盘山弯道，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深涧。佟笑冬提醒说：

“小王，小心点，上山的盘陀道危险！”

“没事儿，这山道我跑过几十趟了！”王进谈笑自若：“佟书记，您把心放在肚里，坐我开的车保证不会出错儿！”

“还是小心点好，盘山弯道这么多，难保拐弯时冒出个人来！”

“谁会跑到这么高的山上来？”大大咧咧的王进像个巧嘴八哥，继续饶舌：

“佟书记，您晓得吗？鹤丽县白族人最多，占全县百分之五十六，其次是汉族，还有彝族、苗族、傈僳族，最高的山是西北部的马耳山，主峰海拔3925米……哎哟！”

山道拐弯处突然钻出来一个长发长胡须的老爷爷，拄着手杖一瘸一拐迎着汽车走来。小王紧急刹车，“吱——”的一声，差一点撞着老爷爷。

佟笑冬身子被甩向前，脑袋差一点撞到挡风玻璃上。

佟笑冬推开车门，探出身子，好奇地细细打量这位从天而降的老爷爷。

老爷爷眉阔额广，双目炯炯有神，面孔黑红发亮。头上顶着的黑褐色旧草帽耷拉下来，像朵大蘑菇。他拄着一根雕花手杖，身穿破烂的黑夹衣，裤腿卷在膝盖以上，裸露的小腿上满是污泥点子，赤足穿的草鞋里外全是泥浆。老爷爷用奇异的目光望着车上的佟笑冬。

佟笑冬亲切地问候道：“老爷爷，您……您这么大年纪了，腿脚不利落，怎么一个人跑到这么高的山顶上来了？”

老爷爷毫不惊慌，目光像被磁石吸住了一般，默默注视着佟笑冬，露出惊奇、激动的复杂神情。

佟笑冬下车，向老爷爷走过去。老爷爷舒眉展目，露出笑容，拄杖迎过来，把一只手伸向佟笑冬。蓦地，眉宇间闪出一丝疑问和谨慎，又把手缩回，目光灼灼地盯看佟笑冬。

佟笑冬面带恭顺的微笑，客气地问：“老爷爷，您没事吧？”

老爷爷仍不答话，警觉地退后一步，逼视佟笑冬。

王进在车里等得不耐烦，催促说：“佟书记，别为瘸老头耽误时间了，我见过他，他住在菩提寺后边的紫金山上，身子骨硬朗着呢！没事儿，快上车走吧！”

佟笑冬上了车，从车窗探出头，嘱咐说：“老爷子，山道太险，您老小心点儿！”

王进踩油门，车启动了。佟笑冬向瘸老头挥手告别。瘸老头跟着汽车走了两步，举起手向佟笑冬挥了挥，恋恋不舍地望着汽车开走了。

王进对瘸老头的反常举止感觉奇怪，自语道：“这个瘸老头跟佟书记真有缘，他一个孤老头子住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很少和人交往，瞧，他还挥手跟佟书记道别呢！”

汽车开出很远，佟笑冬回头望望，瘸老头还站在那里不走开。

吉普车在山道穿行，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佟笑冬对神秘的瘸老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围绕瘸老头这个话题，和王进无拘无束地攀谈。

“小王，我真是闹不明白，刚才那个老爷爷怎么会一个人跑到深山里生活，他是个潜心修炼的道士吗？”

“不，有一次我看见他在河里叉鱼，他要是道士还能捉鱼杀生吗？”

“这个人真怪，是什么原因让他非要躲开人群呢？真是怪事啊！”佟笑冬百思不得其解，对瘸老头更加感兴趣了。

“佟书记，这儿怪事多着呢！”王进指指山顶，侃侃而谈：“山上有个菩提寺，传说是一千年前的唐代古庙。庙前有棵菩提树，这棵千年古树高大无比，两三个人都抱不过来，树阴可以遮上半亩地。1943年菩提树突然枯死，老百姓锯倒大树留下个树桩。1945年抗战胜利后，树桩上长出新芽，

重新长成一棵高高大大的新菩提树……”

“我们去鹤丽县城经过菩提寺吗？我想去看看这棵菩提树。”

王进丧气地摇头说：“唉，看不成了，新长出的菩提树1958年给砍了。”

“为什么砍菩提树？”

“为了大炼钢铁呗！”

“炼钢不必非砍千年古树啊！是谁下令砍的？”

“蔡嘉康！”

“蔡嘉康？是不是那个全省农业劳动模范，红旗大队的书记？”

“对呀”，王进扬起眉头，一脸不平神色，“就是那个报纸、广播上吹得神乎其神的大跃进放卫星的朵坪村党支部书记蔡嘉康。”

“哦，是他干的啊！”佟笑冬若有所思。

王进见新任县委书记佟笑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便畅所欲言地和他倾心深谈：

“佟书记，您原来在省城当省委宣传部长，在省里干得好好的，跑到偏远的鹤丽来做什么？这里很穷很苦啊！”

“苦一点算什么？你小王同志不是在这里干得很好吗？”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您和我不一样，您可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了不起的人物啊！”

“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佟笑冬惊讶地问。

王进对佟笑冬神秘地笑笑，三弯九转地说：“我们陆县长认识您，他把您的光荣历史都跟我讲了。”

“陆沛元都说我什么了？”

“陆县长说您不单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还是大诗人。您念过燕京大学，当过重庆大报纸的记者，后来参加了新四军，还到过延安……”王进说到这儿，停住不说了，诡眉诈眼地望着佟笑冬：“陆县长还告诉我您的一个秘密……”

“我有什么秘密？”

“他说……说您的爱人特别漂亮，是燕京大学的校花！”

佟笑冬喜不自禁地笑了：“你别听陆沛元瞎吹乎！”

“我相信陆县长说的不会错的。他说您的爱人叫郑……对了，叫郑晓芙，和您在燕京大学同学。”王进敬佩地说：“冲您这么文气，这么平易近

人，这么有学问，您的爱人肯定文雅，漂亮！”

“小王，你不要乱讲。”佟笑冬脸上掠过一丝郁郁神色，率直地说：“今年全国农村大面积受灾，为了加强农村基层工作，省委派我来鹤丽。我们全家决心和鹤丽全县社员共渡难关。”

“您爱人和孩子们什么时候来鹤丽？”

“晓芙因省里的工作还没交接完，下星期才能来鹤丽。”

心直口快的王进拿佟笑冬当亲人，把心里话一股脑儿掏了出来：

“佟书记，我晓得您是老革命，党让你到哪里就到哪里。跟您掏心窝子，您自己来鹤丽就行了，没必要让爱人和儿女们都来这里受罪！”

“受罪？”佟笑冬困惑不解地问：“小王同志，你不要瞎说！鹤丽县卫星田、高产田那么多，蔡嘉康的红旗大队在全省叫得响当当，今年虽然受点灾，也不至于苦到‘受罪’的地步吧？”

“我没有瞎说。您在鹤丽住上几天就晓得了。”

“鹤丽各公社、各大队的食堂办得怎么样？”

王进戏谑讥讽地说：“公社食堂好啊！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当然好啦！”

“小王，不要打哈哈，跟我说实话，社员对公社食堂满意吗？社员吃得饱吗？”

“这……我说不好，等佟书记到各公社、各大队转转就晓得了！不过……”王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小王，你这个鹤丽的万事通刚才像个雀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怎么一下子闷口了？别吞吞吐吐的，有话就直说！”

王进爽直地说：“佟书记，您是见过大世面、立过大功的老革命，鹤丽这么个偏远的小县城留不住您。我猜想，过不了一两年，您准得调走，担任更重要的领导工作，所以没必要把全家都搬来。”

“既来之则安之，我带全家来就是表明我和鹤丽社员同甘苦共患难，建设新山村的决心。来鹤丽当书记我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社员生活过得好不好。”

“这个嘛，公社跟公社、大队跟大队也不一样，有的村子生活好一点，有的就差一点。”

“小王，听说你是朵坪人，朵坪村是全省最好的红旗大队，朵坪村社员生活一定是鹤丽全县最好的吧？”

王进苦笑：“这……我说不准。”

“怎么？连红旗大队社员生活好不好都说不准？社员生活不好的大队能叫红旗大队吗？红旗大队的社员生活应该是最棒的！”

“那倒不见得，红旗大队社员不见得过得好，白旗大队社员也不一定过得差。”

“鼎鼎大名的全省劳模蔡嘉康带领朵坪社员战天斗地，放了‘养猪卫星’、‘水稻卫星’，社员生活还过不好？”

“蔡嘉康名气越大，社员日子越难。您不晓得朵坪社员给蔡嘉康起的绰号叫什么吗？”

“叫什么？”

“菜糠！”

佟笑冬没听明白，继续问：“他叫蔡嘉康，把他的名字减去中间一个字，这是对他的简称，哪里是绰号？”

王进笑了：“这俩字跟他的姓名不一样，是野菜的‘菜’，稻糠的‘糠’。社员天天吃的是野菜和稻糠。他个人当劳模风光，社员吃糠咽菜受苦，人们对他有意见，就叫他‘菜糠’！”

“啊？——”佟笑冬大吃一惊，“小王，你不是编故事开玩笑吧？”

“我一点儿也没有编，以后您去问问朵坪社员就什么都清楚了！”

吉普车沿着一座光秃秃的山道行驶，汽车嗡嗡叫着，像老牛喘气，一颠一晃，摇来摆去。佟笑冬向山上望去，树木被砍伐，植被受到破坏。山上插着红旗，山体显眼的岩石上和山道边插着的标语牌上刷着大标语：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大跃进万岁！”

“人民公社万岁！”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

佟笑冬指着山上的标语问：“这里政治宣传工作搞得很红火，前边是哪个村子？”

“红旗大队朵坪村呗！”

“朵坪离鹤丽县城还有多远？”

“没多远了，鹤丽城关离这儿只有八里路。”

佟笑冬突然闪出个主意，挥手说：“小王，你停车！”

王进停下车，问：“在这里停车干什么？”

“你开车去县委等我。不就是八里路吗？我想自己随便走走。”

王进指着眼前的山说：“哎呀佟书记，这八里路可不好走，还要翻过这座大山呢！”

“翻过一座山算什么？1938年我们山东国立六中同学为了转移到后方，从济南徒步走到四川，翻过多少座山啊！”佟笑冬浑厚地笑笑，指着自己的脚打哈哈说：“小王，我脚板发痒，让我过一过爬山的瘾吧！”

王进紧张起来：“山高路滑，到处是悬崖峭壁，很危险，陆县长派我来接您，您要是出了事，我担当不起，我……”

“放心吧，我是爬山老手了！”

“这，佟书记，这……这不合适……”

“小王，你去告诉小陆……陆县长，两个小时之内我一定赶到县委！”佟笑冬打开车门，跳下车。

王进迟疑地望着佟笑冬，不肯开车。佟笑冬拍拍车门，挥挥手说：“快开车吧！”

佟笑冬不再搭理王进，径直沿山道向前走去。

王进开车在佟笑冬身后慢慢跟着。佟笑冬大声呵斥：

“别跟着我好不好？我想一个人走！”

王进无奈地歪歪脑袋，一踩油门，开车向县城驶去。

佟笑冬沿着山路边边走边看，不时停步观察路边稀疏的庄稼，在一块快要收割的稻田蹲下来抓下一棵稻穗，在手里揉搓，望着干瘪的稻粒，自语说：

“这哪里像是红旗大队的庄稼啊！”

二

烟霭笼罩的山峦，蜿蜒起伏，层层梯田躺在黯淡的天空之下，寂静异常。山上一块空地上，一堆篝火熊熊燃烧，木枝架上插着一只剥去皮的野

兔。蔡嘉康和朵坪大队民兵队长柴国道坐在地上烧烤野兔。

蔡嘉康是个三十多岁的壮汉，粗眉大眼，皮肤黝黑，粗俗中带有几分精明。身穿沾满泥巴的旧制服，裤腿卷起，腿上沾着泥巴。他低头把烟叶捻碎，撒在纸上，卷烟卷儿。

民兵队长柴国道二十七八岁，犷野剽悍，粗壮墩实。身穿褪色旧军装，一手抱着杆七九步枪，一手翻烤野兔。他身旁边趴着一只大黄狗。蔡嘉康卷好烟，吸了一口，眼睛微眯着，感觉十分舒畅，赞赏地说：

“柴国道，你枪法真好，一枪就撂倒这只野兔。”

“这算什么？小菜一碟啊！”柴国道大言不惭地说：“我在部队是全连头号神枪手！别说是这么大个儿的兔子，就是天上飞的小麻雀，我也是一枪一个！”

“今天咱俩可是尝着荤腥，开斋了！”

野兔烤熟了，柴国道用刀子切下一块肉，递给蔡嘉康：

“蔡书记，你先来！”

蔡嘉康美滋滋地吃着，咂着嘴：“香，真香啊！”

柴国道切下一只兔腿，手撕口咬，狼吞虎咽，一通狂吃。大黄狗凑到跟前，柴国道把吃剩下的肉骨头扔给它，黄狗趴在地上啃起来。

蔡嘉康吃得两腮胀鼓鼓地，用手抹抹嘴，“要是有点酒就好了！”

“哎呀，你不说我倒忘了，我有酒啊！”柴国道从衣兜掏出小酒瓶，递给蔡嘉康。蔡嘉康喝了一口，又递给柴国道，两人兴致勃勃，边吃边喝。柴国道喝得满脸通红，晕晕斗斗，舌头也不利索了：

“蔡书记，你……你英……英明，把村里男劳力都调……调到松坪修水库去了，村里下地的都是妇女……”他举起酒瓶又喝口酒，也斜着眼睛色迷迷地说：“看着小娘儿们干……干活，真，真过瘾……”

“柴国道，你小子老实点。你要是再欺负妇女，我就撤了你这个民兵队长！”

“谁……谁欺负妇女了？我……我一个单，单身汉，搞……搞对象，犯法吗？”

“你要是正正派派地搞对象，谁也不管，我看你老往女人堆里边扎，怕你捅娄子！”

“谁捅，捅娄子了？”他拍着胸脯说：“我柴……柴国道是个堂堂正正……正的男，男子汉……”

“得了，你在部队时扒窗户偷看女卫生员洗澡，挨过警告处分，瞒得了我吗？！”

“那可不能怨我，”柴国道嬉皮笑脸地说：“那个卫生员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你是没……没瞧见过，那，那脸蛋，那身……身段，那……喂，蔡书记，有个事儿，你还得，帮……帮我。”

“什么事？”

“咱朵坪大队的若菊、若兰姐俩长得跟……跟那个卫生员一……一模一样，你帮我说说，娶……娶她俩哪个都行。”

“不行不行，你千万别打人家姐俩的主意。”蔡嘉康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她俩的老舅朱玉庆是咱鹤丽县的副县长，是咱顶头上司，得罪不得啊！”

“朱玉庆有什么可，可怕的？他窝窝囊囊，常年住在县城不顾家。我，我不怕他！”

“人家若菊、若兰在朵坪都是品貌出众的姑娘，你配不上人家，我劝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我偏，偏要娶她们，若菊、若兰，哪……哪个都行！”

蔡嘉康沉下脸来，正色地说：“我可警告你啊，你好色的名声已经传开了，朵坪漂亮女孩子像躲瘟神似的躲你，有的出来都要女扮男装，怕你使坏。多少社员告你，我都给压下了，我实话跟你说，你只要再耍流氓，我不光把民兵队长给你撤了，还要给你处分！”

“别，别……”柴国道把酒瓶递给蔡嘉康，油腔滑调打岔说：“蔡书记别这么较真，来，喝……喝酒！”

佟笑冬走进一个山谷，环顾四周，又见群山重重叠叠，凉风裹挟着云雾从四面汇拢来，天色变得迷蒙。他沿着一条小溪向前走，水潺潺流淌，雾越来越浓。佟笑冬走到岔道正拿不定主意走哪条路时，忽然间从雾中闪出一条黄牛，背上骑个人，穿件男人宽大的旧黑衫，头上顶个斗笠，向他慢悠悠走来。佟笑冬暗自喜悦，迎上去彬彬有礼地问：

“老伯伯，请问到鹤丽县怎么走？”

“老伯伯”扑哧一笑，跳下牛背，将牛绳S型盘在牛头两只角上，回过身来，把斗笠掀开，露出盘在头上乌黑发辫，“老伯伯”竟是朵坪村最漂亮的姑娘尹若兰。她的脸儿好像一个红苹果，娇柔、甜美，右腮边有一颗红

色的朱砂痣，给人留下几分神秘的感觉。19岁的尹若兰光艳照人，焕发着青春光彩，她见一身干部装束的佟笑冬谈吐温文尔雅，便笑微微地说：

“鹤丽县城经过朵坪村往北走，我回朵坪，正好同路，跟我走吧！”

“谢谢你！”佟笑冬和若兰姑娘结伴而行。

大黄牛识路，自管在前头走着，牛背上驮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口袋。佟笑冬和若兰跟在后边慢慢走。黄牛走得快，落下他俩一段距离，便停下来在路边啃青草，待他俩走过来，黄牛又悠悠往前走去。

尹若兰落落大方，步履从容，悠闲轻盈地走着，显得愈加秀气美丽。佟笑冬瞅瞅这个恬静的姑娘，轻声问：

“你是朵坪大队的？”

若兰点点头：“嗯。”

“朵坪是全省红旗大队，朵坪大队的社员很光荣啊！”

若兰没有吭声，脸上露出不屑神色。

“你们大队书记蔡嘉康对社员好不好？”

若兰姑娘青春焕发的脸立刻严肃起来，把头扭过去，不搭理佟笑冬。

“大队食堂办得怎么样？社员吃得饱吗？”

尹若兰停下脚步，满腹狐疑地盯看佟笑冬，仍然不开口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佟笑冬追问：“你这个姑娘怎么不搭理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尹若兰一脸冷淡，硬邦邦甩出一句话：

“你一定是上头来的干部，有什么话直接去问菜糠吧！”

“菜糠？”

“对，朵坪的村书记菜糠！”

“是不是社员吃不饱，食堂里净吃野菜和稻糠，社员给他起了外号，叫他‘菜糠’？”

若兰惊疑地盯看佟笑冬，终于开口问：

“你怎么晓得的？你是从省里来的还是州里来的？”

佟笑冬对她笑笑，并不马上回答。

“你多半是报社记者吧？”

佟笑冬冲她神秘一笑，仍不吭声。

若兰撅起红润的小嘴巴，赌气地说：“你装哑巴，我不理你了！”

若兰说完撇下佟笑冬大步向前走。佟笑冬紧走几步追上她，像小孩

子赌气似地和悦地望着她说：“是你先不理我，我才不理你的。”

若兰被他逗得笑了，扭过身子热乎乎地说：“我看你准是从省里来的大干部！”

“大干部？”佟笑冬傻憨憨地摸摸自己脸，又看看自己手掌，风趣地说：“咦，我脸上和手上没写着是省里大干部啊？”

若兰被逗得咯咯笑起来：“你说话口音是北方人，讲话口气是个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北方人到我们偏远山区来，不是大干部难道是农村穷社员？”

“你根据什么说我像省里来的记者？”

若兰爽直地说：“你一开口就说朵坪是全省红旗大队。红旗大队算个什么东西？我们朵坪社员看不上红旗大队，只有报社记者和省里大干部才喜欢吹牛皮，成天吹乎红旗大队放卫星啦！”

“姑娘，实话告诉我，你们的粮食够吃不够吃？”

若兰疑虑重重地望望他又不吭声了。

“我知道报上登的放高产卫星可能有水分，有浮夸，难道你们红旗大队社员真的吃不饱吗？”

尹若兰仍不回答，面含愠色。

“你一个姑娘家，为什么穿男人衣服跑出来？”

若兰满脸怒气，“哼”了一声。

佟笑冬指着牛背上的布口袋问：“牛背上口袋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

“怎么？你也要像‘豺狗到’一样搜查我吗？”

“‘豺狗到’？”佟笑冬惊讶地问：“‘豺狗到’是谁？”

“民兵队长！”

“民兵队长怎么叫‘豺狗到’？”

若兰愤愤地说：“他本名叫柴国道，是个凶狂的大色鬼，见了女孩子就欺负，比豺狗还可恶，朵坪的女人都叫他‘豺狗到’。”

“民兵队长这样坏，不是成了流氓土匪了吗！”佟笑冬心中十分恼怒，冷静想了想，体贴地说：“哦，我明白了，你穿男人衣服出来是害怕他对你耍流氓，对不对？”

“嗯。”若兰点点头。

佟笑冬指着牛背上的口袋继续问道：“姑娘，你别误会，我是关心社

员生活得好不好，只想问问这布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穷社员能有什么好东西？！”若兰走到黄牛跟前，从牛背口袋里抓出一把野菜捧到佟笑冬眼前，没好气地吼道：“看吧，野菜！”

佟笑冬感到很震惊，关切地问：“你出来就是为了采野菜？你们真得靠吃野菜填饱肚子？”

“不采野菜活得下去吗？靠公社大食堂那碗粥，我们早就饿死了！”

“那你们蔡支书向省里汇报说朵坪大队粮食连年增产，公共食堂越办越好。省报和电台宣传朵坪大队社员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佟笑冬十分愤慨，“原来，这都是浮夸啊！你们社员为什么不向上级反映？”

“向上级反映？谁敢啊？今天出来采野菜也是偷着来的啊，要是让‘菜糠’和‘豺狗到’撞见，又要在社员会上当成搞‘小自由’的典型批判了。”

“难道县里、州里不了解蔡嘉康搞浮夸、虚报产量吗？”

“大队喇叭天天广播全国各地都放卫星，县里、州里领导巴不得各公社、大队都像‘菜糠’这样胡吹才好呢！”

“唉，不实事求是害死人啊！”

一阵忧郁与悲怆袭上心头，佟笑冬随着她走，默默沉思。

佟笑冬关心社员疾苦的神态使若兰受到感动，若兰百思不解地问道：“喂，你到底是不是省里下来的干部？你可别把我刚才讲的话告诉‘菜糠’跟‘豺狗到’。”

佟笑冬恳切地说：“姑娘，你刚才讲的情况很重要，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欺压老百姓让社员挨饿受苦，过不上好日子的干部还是共产党吗？”

佟笑冬的话使若兰感到亲切，她默默抬起目光凝视他，热乎乎地问：“你到底是不是从省里来的干部？”

“我脸上写着我是干部吗？”佟笑冬憨憨地笑着。

“那，你准是来鹤丽搞社会调查的吧？”

“你猜对了，我来鹤丽首先要搞调查研究。”

“你在鹤丽搞调查打算呆多少天才回省城？”

佟笑冬笑笑，摇头说：“我到鹤丽住下就不回省城了。”

“那，你是县里新调来的中学老师吧？”

佟笑冬戏谑地笑着问：“你看我像老师吗？”

“像，像！像个有学问的老师！不像有些当官的就会训人、整治社员，社员见了他们就害怕。您跟他们不一样，我就不怕你！”

“旧社会老百姓怕官，因为过去的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解放后老百姓不应该怕干部，因为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公仆？什么公仆啊，有些人就不像公仆，社员见了他们像是耗子见了猫，吓死了！”

“怕什么呢？”

“哎呀，你从省城来，什么也不晓得！社员在房前屋后种几棵菜，说你是搞资本主义；上山拾柴火、采野菜说你是搞‘小自由’；自己养鸡下了蛋舍不得吃，拿出去换钱买针线、打灯油，说你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大队干部把社员都当成贼，‘豺狗到’天天抱着杆枪山上山下乱转悠，跟社员找茬，整治人。”

“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干部有好有坏，姑娘，你不要把共产党的干部都看成你说的那个民兵队长豺……豺……”

“对，干部也不全像‘豺狗到’那样，我老舅就是个老实正直的好干部，就是太窝囊了……”

“你老舅是鹤丽县的干部？”

“是啊，他就在县政府。”

“他叫什么？”

“朱玉庆。”

“哦，原来朱玉庆副县长是你舅舅啊！”

“咦，你怎么晓得我舅是副县长？”

“我……我在省城听说的，听说朱副县长人品很好。”

“是啊，社员都说他心慈面善，不拿权作势，可是，他在鹤丽县是个受气县长。”

“受气县长？受谁的气？”

“谁的气都受！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不会吹牛皮，不会拍马屁，不会见风使舵看人下菜碟。他不光在陆县长那儿不吃香，连‘菜糠’、‘豺狗到’也瞧不起他！”

“你说的陆县长是不是叫陆沛元？”

“对，就是他。其实他对社员态度也不坏，可是他看上了‘菜糠’。他号召全县干部都向蔡嘉康学习，要像‘菜糠’那样‘走路要跳，说话要叫’，会